

“国防和军队改革视野下的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研究”专题(主持人:梁晓波)

主持人语:国防语言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面向国防建设、军事斗争准备、战争行为所储备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具体说来,国防语言能力应该包括国防语言的战略与政策规划能力、人员队伍建设与发挥能力、资源与技术能力、话语运用与传播能力、保障机制的建设与执行能力等。国防语言能力的建设首先在政策法规,其次在于培养的过程,重点在于能力的使用。能力的建设除了语种的建设之外还有翻译能力的建设,能力的使用更多的是表现在话语层面。本专题第一篇论文围绕语言战略化的问题探讨了国防语言能力的建设路径;第二篇论文运用文化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和揭示2014年中美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的冲突话语的特点、策略和动因;第三篇论文从国防与军队军事翻译的实际需求和挑战出发,探讨了军事翻译资源平台建设的框架、建设内容及其应用前景。

语言战略化背景下的我国国防语言教育 现状及策略研究

李洪乾 梁晓波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4)

摘要:语言实力是综合国力的要素之一,语言战略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战略化背景下,人们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科学统筹语言规划,协调安排语言教育,挖掘保护语言资源。语言资源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略工具,语言战略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并由语言专门机构从国家层面展开国防语言的研究与培训。国防语言教育是站在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高度所开展的军地语言人才培养与语言教学实践,是实现国防语言战略目标的最重要途径和手段。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创建完善的国防语言教育体系,并已取得显著成效。新时期,我国的国防语言教育现状已严重滞后于我军执行国际军事行动的语言能力需求,存在着公众对国防语言教育认识肤浅、国防语言教育布局失衡以及相关配套管理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相关策略。

关键词:语言战略;国防语言教育;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E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8)02-0001-06

长期以来,语言是国家对内维护统一和稳定、对外开展交流交往的重要工具。一些强国更将语言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建设内容,甚至将语言推到战略化层面加强建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站在国防的角度,从国家安全出发,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实施语言战略化建设。语言资源建设,已成为发

达国家打造“语言武器”、在战场环境中提升军队战斗力、在和平时期提升民族经济与文化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法宝。国防语言教育是落实国防语言战略、建设国防语言资源的重中之重。新时期,如何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国防语言教育,是提升我国国防语言能力、建设国防语言战略的核心内容。

收稿日期:2018-0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防和军队改革视野下的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研究”(16ZDA210);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语言实力化视阈下的国防语言战略研究”(14YBA040)。

作者简介:李洪乾,男,湖南新化人,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军事外语系副教授,博士;梁晓波,男,湖北武汉人,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军事外语系教授,博士。

一、语言战略化概述

语言战略化指的是人们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科学统筹语言规划、协调安排语言教育、挖掘保护语言资源。语言战略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战略化有一系列表现,主要如下:

(一)语言资源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略工具

人们早就意识到语言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和战略工具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对国家稳定与统一、和平与安定、繁荣与昌盛的重要性。秦统一中国后,就力求做到车同辙、书同文。查看欧美的历史,从古罗马帝国的拉丁语,到1714年《拉施塔特条约》签订后影响欧洲的法语,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强盛起来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英语,以及二战后伴随着美国霸权而推崇至今的英语,我们能够看到,语言成为一种战略工具,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提高了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角逐中的竞争力,提高了其国际地位。正因为如此,当下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毫不放松对语言资源的建设。“语言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的语言备战指数系统(Language Readiness Index)是美国国防战备报告系统(The Defense Readiness Reporting System)的一个部分,是一个接近实时、基于网路的战略工具”^[1]。显然,语言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工具。^[2]

(二)语言战略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

出于语言的战略化考量,美、英等强国纷纷出台各自的语言战略。2001年9·11之后,美国将外语教育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次,着眼于反恐战争、世界政治新秩序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竞争的考虑,把加强国防语言能力建设作为应对国家安全危机和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手段,出台了一系列的语言战略与规划,如“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等。在《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的指引下,美国各军种还发展出适应自己军种的语言战略:陆军的《陆军文化与外语战略》、海军的《美国海军语言技能、区域知识与文化意识战略》、空军的《空军文化、区域与语言飞行计划》^[3]。2002年,英国提出了“国家语言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England)。法国则从维护民族语言文化、捍卫民族尊严、保护民族精神的角度,将捍卫法兰西语言的重要性放到与加强国防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俄罗斯也从民族语言保护的角度,将语言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安

全一样,列入俄罗斯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

(三)语言专门机构从国家战略层面展开国防语言的研究与培训

语言的战略化考量还体现在专门语言战略机构的涌现上。早在1941年,美国便创办了国防语言学院。再如2004年美国国防部的国防语言转型小组、高级语言局,本世纪初英国的国家语言指导小组等等。这些机构从国家层面不断开展国防语言的研究,推动一系列的国防语言教育和培训。二战时期,美国国防语言学院主要教授日语;冷战时期,俄语成为其最重要的热门;进入新世纪,阿拉伯语以及汉语等关键语种成为其国防语言教育的首选。美国的国防语言教育总是跟随着美国国家战略来转移。而且,为了更好地维持和传播语言,还出现了专门的战略化语言培训项目。例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至今的“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就是美国以语言为工具实现其国家政治目标的对俄语言战略手段之一^[4]。

二、国防语言教育是国防语言战略的实现途径

国防战略是通过综合运用国力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防目标的总体构想。语言作为文化软实力,是实现国防战略目标需要用到的综合国力要素之一。国防语言战略,是指为实现国防总体目标、最大化国家利益而采取的与语言相关的全局性的计划和策略。“国防语言战略主要由国防语言规划、国防语言政策以及国防语言教育等三个方面构成,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三位一体,共同体现着国防语言战略。国防语言规划是国防语言战略的前提基础;国防语言政策是国防语言战略的法律保障;国防语言教育是实现国防语言战略的手段。”^[5]“国防语言能力”的概念已经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6][7][8][9][10]}国防语言教育,是站在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高度,以提高国防语言能力为目的,对国家急需的语言教育进行布局,并通过特定的教育手段以及语言培训项目,培养并储备与国防事业相关的语言人才,为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语言支持。国防语言教育是实现国防语言战略最重要的途径。

以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为例,9·11事件使美国深切体会到非传统安全领域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也迫使其在第一时间确立起以国家安全和军队语言能力为导向的“关键语言战略”。美国通过国防语言规划,将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语种列入其关键语种。这

些关键语种在国防语言政策中以法律的形式被明确下来,即“国家安全语言法案”“改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最后,美国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四个机构四位一体,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全国及全军性的国防语言教育项目,逐步实现其“关键语言战略”的目标,提升国家与军队的关键外语语种的语言能力。美国教育部负责全美范围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关键语种教育,包括师资培训、资源建设、学术研讨等。美国国务院为美国师生提供前往关键语言国家进行关键语言学习的机会。美国国防部负责“关键语言”的高级教学项目,为美国培养相关语言专家。美国情报主任办公室负责的则是为美国情报机构培养掌握关键语言的情报人才。^[11]根据需求,美国的“关键语种”还被分级分层灵活认定。随着美军重返亚太,为应对中国,美国已将粤语、闽南语、吴方言、赣方言、藏语、维吾尔语纳入其关键语种。^[12]

如今,美国在国防语言教育目标、国防语言教育体系、国防语言能力评测体系、国防语言津贴等各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13]通过国防部关键语言项目,美军掌握中国广东话、日语、韩语、越南语等关键语言的人数已经超过需求。美军共计掌握全球语言以及方言已达到360多种^[14],这为美军在海外顺利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逐步完善的国防语言教育与评测体系,是美国国防语言战略得以顺利推进的成功举措和有效保障。

三、我国国防语言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新形势下国家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危险和挑战增多,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习主席指出,新形势下,我军既要维护内部安全又要维护外部安全,既要维护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发展利益,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战略任务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当前中国军队所担负的八项战略任务^①,有7项跟国防语言能力密切相关。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救援、联合反恐、联合军演、联合训练、国际军事技能竞赛、海军护航、海外撤侨、对外军事援助、军品贸易、军事情报等11项军事行动,对相关部队的语言能力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然而,我军执行相关国际军事行动部队的外语能力现状与现实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以下以维和部队为例进行说明。

一直以来,我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截止2016年上半年,我国已先后参与联合国24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3万人次^②。目前有3000多人被部署在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马里、南苏丹等10个联合国维和任务区执行着工兵、运输、扫雷、医疗、警卫、停火监督等任务。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习主席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③。然而,我军维和部队的语言能力还亟待提升。通过对中国派驻黎巴嫩维和任务区的部队官兵外语能力的调查统计,我军工程部队90%以上维和军官与外军的交流必须得依靠翻译;在司令部上班的维和参谋军官中有70%的人在军事英语输出能力方面有很大困难,难以在军事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难以写出标准的工作汇报。^[15]

可见,我国的国防语言教育现状已严重滞后于我军执行国际军事行动的语言能力需求。这主要体现在公众对国防语言教育认识肤浅、国防语言教育布局失衡以及相关配套管理缺乏等三个方面。

(一)公众对国防语言教育的认识肤浅

1. 由于起步较晚,国防语言教育的理论研究严重不足。通过知网检索发现,包含“国防语言”为关键词的论文共计19篇,其中12篇为介绍美国国防语言建设的举措及成就,鲜有针对我国国防语言情况加以研究。如果以“国防语言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只找到3篇。这说明,在目前的公共认识方面,语言教育的研究与国防的研究是无关的,很少有人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将语言教育与国防安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2. 将国防语言能力等同于军队外语能力。事实上,军队外语能力只是国防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特定的战争时期,少数民族语言扮演着与外语同等重要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时期美军征用由29名印第安纳瓦霍族人组成的少数民族情报部队,使用由纳瓦霍词汇编译的密码进行情报传送,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攻克硫磺岛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语言的挖掘保护工作也是国防语言教育体系建设内容之一,与国防外语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二)国防语言教育布局失衡

1. 语种布局失衡。英语教育已过度,而其他关键语言却依然紧缺。军队国防语言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英语能力的提升。英语的这种过度介入已严重危及到汉语言文化,节日洋化现象日

益严重,传统的中华文化正在流逝;媒体中大量充斥崇尚洋文的语言使用情况。过度的英语能力要求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影响到了其他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非通用语种(俗称小语种)是当前我国外语教育和外语生活中面临的大问题。”^[16]目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为175国,涉及语种约95种,而我们高校开设的语言课程仅54种,严重不足。“一带一路”是我国当前的重大战略,但在与其相应的语言人才培养中存在“未能双向思考语言人才培养、缺乏非通用语专业布点顶层设计机制、培养模式科学性不强,目标不够明确”等问题^[17]。

2. 语言教育内容失衡。以英语教育为例,各级各层次英语教学都是以各种考纲为指挥棒,造成全社会追捧“考试”英语,而最终的结果则是哑巴英语。“大学英语的通识教育功能既无法消除质疑,又无力承受其重。”^[18]军校的英语教学中,与国防语言能力相关的军事任务英语如军事通联英语、军事联合行动口语、军事公文等等内容,都没能得到重视。结果,即便通过了四、六级英语考核的军校毕业生,在执行维和任务的过程中,面对各种题材与格式的英文军事材料,也非常难以适应。

(三)国防语言教育配套管理缺失

在语言战略层面,我们有“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与“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但是,我们缺乏涉及国防语言教育相关的统领机构和研究中心。官方教育机构及部门暂时也还没有将国防语言教育内容纳入学校语言教学。国防语言教育工作暂时处于无机构管理、也无相关政策的真空状态。傅岩松认为,目前我国国防语言能力的现状方面存在着宏观政策定位缺失、国防语言能力标准缺位、国防语言人口底数不清、国防语言能力资源不明等诸多问题。^[19]

上述种种问题,我们可以长沙地区为例来进一步探查。长沙共有本科、专科院校47所。这些院校的大学外语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英语作为必修的公共课外语语种。专业外语方面,多以英语为主,其它语种少之又少,比如湖南大学设置的是英语、日语;中南大学设有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其他45所,尽管有外语专业设置,基本上都是英语。外语教学内容与教材方面,大学外语大多采用《新标准大学英语》或者《新视野大学英语》,都是以四、六级为教学目标;没有一所大学开设军事外语能力课程,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是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而培养相关语言人才。

四、国防语言教育问题的对策

为了应对以上挑战,我们应该站在国防的角度,从国家安全出发,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防语言战略,并通过国防语言教育的实施,逐步实现这些战略。我们的外语规划应该关注到“军事、边防、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应当建立应急的外语人才库,以解决稀奇语种、特殊任务、紧急状态时的外语需求”^[20]。

(一)提高认识,实现军事院校外语教学转型

针对我国目前在国防语言教育认识方面有失偏颇的问题,教育部门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国防语言教育的规划与科研导向,同时,对军事院校的外语教学予以转型。以下措施值得我们参考:

1. 扩大语种覆盖范围。目前仅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开设有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专业,而且语种数量与实际需求还很有差距,其他的军事院校设置的外国语言基本上都是英语。这跟我军外派任务极其不相适应。在联合国总部机关军官岗位的公开招聘中,语言障碍是我军候选人员最大的缺陷,极大地制约了我军参与联合国高级军事岗位的参与,这与我军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极其不相符。在选拔驻外使馆武官类人才时,相关国家的语言能力(英语之外的语种)是制约我军选拔武官类人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就应该在各主要军事院校开设尽可能多的语种教学,做到每所军事院校擅长于2-3门非通用语种的研究与教学,储备军事外语人才,在军队需要的时候能随时抽调相关语种的储备人才。军校的外语语种教学与上述边境地区高校的外语语种教学可以相互覆盖,因为军校外语语种教学直接面向军队外语能力需求,与国家信息安全及外交安全直接相关;而地方高校的外语语种教学面向的则是国家经贸安全、对外司法安全以及国内社会公共安全等层面。

2. 加强英语教材建设。在英语教学内容的实施上要改变四、六级等应试教育的现状,补充以军事任务相关的语言教学内容。目前,各军事院校使用的英语教材,基本上都是国家通用的大学英语教材,没有军事英语内容。军事院校应该开展军事英语教材的相关研究,给学员开设军事任务型英语,使我们的军校毕业生在将来执行国际性军事任务时,具备相关的军事英语知识和能力。国防科技大学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教学团队已经开发了覆盖“军事行动英语”“英语军用文书写作”“工程兵英语”“联合国扫雷英语”等任务型英语课程。

(二)完善布局,按区域科学安排国防语言教学与研究

针对我国高校的语言教学布局失衡问题,我们应该根据区域特点,发挥地域优势,结合高校所在区域,合理布局国防语言教育。主要举措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1. 按照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情况,布局少数民族语言的挖掘与培训工作。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生活着大约30个跨国或者跨境的少数民族。他们与跨境国外的相关民族具有几近相同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社会情况复杂。例如:吉林延边是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与朝鲜有着非常广泛的相同文化元素,历来是朝鲜对华渗透的重要地区。延边在地理上靠近朝鲜核试验之地,时刻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再如,在长达四千多公里的内蒙古边境线上,生活着蒙古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群众,他们与境外俄罗斯、外蒙古等国的民族具有共同的民族习俗。在新疆地区生活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乌兹别克族等等与中东阿拉伯民族有着许多相似的文化。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直接关乎我国边境安全,而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则直接关乎该地区的繁荣稳定和发展。这些地区的军事、公安人员,掌握好这些民族语言更有助于他们开展相关工作、及时掌控边境安全信息。因此,我们应该站在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的高度,在这些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就近的高校开展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挖掘保护工作。同时,为当地军警人员开设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的课程培训班,使尽可能多的国安人员掌握这些少数民族语言。

2. 针对周边接壤边境国家的情况,布局相关对象国语言的教学与研究。东北三省的高校重点布局俄语、日语以及朝鲜语等外语的教学与研究。西北地区的大学如西安交大、新疆大学等应该重点布局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中亚诸语言等外语的教学与研究。西藏与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其高校如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等可以重点布局印地语、宗卡语以及尼泊尔语的教学与研究。云南与老挝、缅甸接壤,云南的大学如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可以重点布局老挝语和缅甸语教学。鉴于西藏、云南等地的民族成分复杂,又地处边境线,在重点布局上述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同时,同上述边境省

份地区的高校一样,要落实好其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以及针对国安人员的少数民族语言培训工作。广西很大部分边境与越南接壤,广西的大学可以重点布局越南语教学。东南沿海的高校则可以重点布局菲律宾语、马来语以及印度尼西亚语的教学。如此布局,既可为我军各战区提供语言支撑,亦可以为经济交流提供人才保障。比如,福建泉州市政府特请求华侨大学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面向东南亚的相关语言人才。

3. 打破外语教学中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尽早确定“关键语言”,健全国防语言教育的语种类型。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设有英语相关的专业,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已远超实际所需。但其他非通用型外语专业依然短缺。我们应该通过高校的国防语言教育布局来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上述边境省份的高校,可以裁减掉英语相关的专业,转向边境对象国语言以及边境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其次,内陆地区的高校则根据需要裁减英语专业,适当增加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重要的非通用型语种。最后,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高校则重点布局与国防安全直接相关的“关键语言”项目的教学与研究。我们应该在语言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安全局势,综合考虑我国语言的长期需求与准备、现实危机需求、潜在危机需求和当前任务急需的情况,确定我国的关键语言种类。^[21]

(三)强化相关机构职能,完善国防语言教育项目配套管理

“应当考虑国家有一个统管或是协调外语事业的机构。”^[22]粗略估计,我国的语言研究机构在30家以上,主要设置在各高校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这些研究机构在语言问题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在国防语言教育方面,还没有统一的规划,没有形成合力。当务之急,要设置一个主管部门,或者强化现有的机构在国防语言教育方面的职能,完善好国防语言教育项目的对口管理工作。例如,由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抓我国的语言战略规划;由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主抓我国的国防外语教育语种设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室统筹协调好民族语言的调查梳理工作,对符合特定密码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要做好相关研究性工作。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建设”启动;2014年,国家语委重大项目“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建设”启

动。建议军地双方统筹规划,扩大语言人才数据库规模与服务范围,使得军地双方共同受益。^[23]

五、结语

语言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语言战略化背景下,必须尽早谋划包含国防语言政策、国防语言规划、国防语言教育在内的国防语言战略。当前我国的国防语言教育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何构建国防语言教育体系,完善我国的国防语言教育,是新时期我军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的需要,也是为国防事业储备语言人才,尤其是国家安全急需的关键语言人才的需要,更是为国家利益拓展提供语言软实力保障的需要。

注释:

- ①《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2015年。
- 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16年5月27日新闻发布会。
- ③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参考文献:

- [1]文秋芳.国外语言资源管理的经验与启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99-104.
- [2]张文木.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3):83-91.
- [3]王华丹,刘学政,吕念.美军官兵国防语言能力战略的共核分析[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2015(3):64-68.
- [4][12]李艳红.美国以语言为工具实现国家政治目标—以美国对苏联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为例[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2):81-87.
- [5]李洪乾,唐贤清.加强国防语言战略研究,提升国家软实力[J].湖南社会科学,2014(6):253-255.
- [6][19]傅岩松,彭天洋.新形势下我国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思考与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8-22.
- [7]梁晓波.美军语言文化发展战略及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5(3):42-49.
- [8][14]王华丹.美国国防语言体系建设的现状评述[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4):58-60.
- [9]张静.我国现有军队人员潜在外语能力测试初探——来自《国防语言能力蓄电池》的启示[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10):61-62.
- [10][23]庞朝伟,杨波.美军军民融合式的国防语言人才储备研究[J].外语研究,2016(5):1-4.
- [11]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11.
- [13]郝丽华,郑贞,高洁子.美军国防语言体系建设探析[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134-136.
- [15]李洪乾.中国军事维和人员外语技能培养现状及其途径研究——以 UNIFIL 为例 [J]. 高等教育研究,2009(2):38-40.
- [16][20][22]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J].外国语,2010(1):1-8.
- [17]文秋芳.“一带一路”语言人才的培养[J].语言战略研究,2016(2):26-32.
- [18]涂朝莲,王祖山.大学英语为专业人才培养服务的功能回归[J].理论月刊,2015(1):66-69.
- [21]张天伟.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3):92-96.

[责任编辑 杨捷]

The Problems of China's Defense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LI Hongqian LIANG Xiaobo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4,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strengt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nguage strategizing, the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language protec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Languages have become an import resource for great powers. Language strategy is a critical part of the strategy for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s have become critical strategic tools for a nation. Defen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the language training for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strategy for defense language.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USA have been actively building up their defense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s. Yet China's defens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seriously lagged behind PLA'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operations. Problems like the lack of the awareness for defense language, unbalance in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correspondent administration still exist.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these problem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language strategy; defense language education; status; countermeasures